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第二十四回 安志士中途逢故友 伊相國哈埠受凶災

話說伊藤上至金殿，山呼已畢，日皇設下一把金交椅，命伊藤坐下，伊藤謝恩，坐於交椅以上。日皇說道：「愛卿歸國，未發一策，今日上得殿來，有何本奏？」伊藤說：「老臣一日不死，不敢一日忘了國家。今日上殿，還是為的國家大事。我主在上，洗耳聽微臣道來。」伊藤侯未從開口笑吟吟，尊了聲：「我主在上聽原因：臣本是西京一個讀書子，無甚麼經濟才幹在本身。蒙見愛召進京城作臣宰，臣自愧無甚學問佐聖君。因此才歐美諸邦去遊歷，擔（耽）誤了十餘年的好光陰。回朝來籌備立憲謀變法，全國裡君臣上下煥然新。都只為我主待臣恩情厚，臣這才竭盡愚忠報聖君。為高麗為臣廢（費）了千條計，好容易奪他權力買他心。十年上韓國政府咱買透，那塊地將來不久歸咱們。從今後不用在那把心費，費心機善（是）把中國去瓜分。中國人比著高麗強百倍，細思想不是容易就瓜分。臣有心南北滿洲去遊歷，看一看他那人民啥樣心，訪一訪諸般政治好不好，探一探官吏因循不因循，考一考河山地勢甚麼樣，察一察人煙戶口合（和）莊村。將中國種種情形全知道，然後再安排款項運動人。慢慢的將他權力謀到手，東三省咱與[俄]羅斯平分。我的主今日准了臣的本，到明天安排舟車就起身。為臣的一死方休算報國，若不然永遠不能放下心。」日皇說：「愛卿為國心使碎，理應當准你所奏隨你心。一路上公費支銷由你便，有事情快打電報早知聞。只因卿機關險詐人深忌，提防著強盜刺客與賊人。」伊藤說：「我主不勞多懸掛，臣自然時時防備加小心。」

說畢了別駕辭行回府去，晚景過轉眼就到第明晨。帶從人坐上快車出京去，各官員餞行護送奔橫濱。由橫濱上了火船奉天奔，這一日水路行程到旅順。吩咐聲攬攬輪船上了岸，猛看見日俄戰場好酸心。

話說伊藤來至旅順，出船上岸，一見當年日俄開仗之地，事雖僥倖成功，傷害多少生靈，不由幸盡悲來，心中甚是悲慘，遂題詩曰：

渤海灣頭新戰場，兩軍忠骨土猶香。恩仇所致非私怨，追弔當年轉斷腸。

此處已歸掌握，並不停留調察，臨行又有詩曰：

秋捷辭家赴遠程，蟲聲唧唧雁南行。明朝渤海波千尺，滿目蕭然歎縱橫。

伊藤題罷詩句，進奉天城盤桓幾日，又由大連灣上了火車，直奔長春。無論到在何處，全有中外國的官用心接待。在長春遊覽了幾日，又思想上哈爾濱，這且不表。

單說高麗愛國會的調查員蕭鑒幾人，天天在外訪查伊藤出門的消息。這日聽說他遊歷滿洲，已經出京，他幾人急忙回到會上，對著李相[上占下內]一說。李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要刺伊藤，這個機會很好。」安重根說：「這些不虛呀？」蕭鑒說：「訪的真真切切，哪有虛的呢。」重根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天賜成功。我明日就由元山上火船，奔海參崴去刺這奪國主謀的對頭。」相[上占下內]道：「這事關係不小，成不成性命先得搭上，你能豁出來麼？」重根說：「男兒生在世上，要能為國家報仇，這個性命，可道算個甚麼。伊藤賊與咱仇深似海，咱要不報這仇，有何面目立於人間。大哥不必過慮，小弟非去不可。要不能刺死此賊，永遠不回本國。」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你的志既堅固，但有一件是很難的。」重根說：「何事？」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賢弟做此事，必定為國亡身，恐怕老母難捨不允。」重根說：「咱們立會的時候，我擔任行刺的事，已經稟過老母。我母說：『孩兒要能除了咱國仇人，娘也就不愛你的身了。我兒得了機會，自管去吧。』這事我母早已經應許了。」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此事不宜遲，明日就可前往。」重根說：「正是。」遂又向雲落峰、侯珍二人商量道：「我一人前去行刺，恐怕不便，二位兄長幫我走走才好。」他二人一齊答應道：「賢弟即不說，我倆也是要去。」重根說：「好，好。」於是各人帶了一桿七星手槍，懷了一些籽母，三人扮作日本模樣。當下收拾一（已）畢，大家談一宿。到了次日，用錢行飯完了，三人拿了手銃，帶了盤費，告別出行。眾人含淚送別。正是：

萬般悲苦事，死別共生離。好難捨的很哪。眾英雄挾（攜）手送出大門庭，一個個滿面悽慘帶愁容。齊祝告重根捨生去行刺：「願此去賢弟馬到成了功。賢弟呀！要果作成這件事，算與咱韓國人民報冤恒。事成了賢弟必然把命舍，咱兄弟分手就在今日中。你真是浩氣凌雲人難比，你真是韓國第一大英雄。來來來受我大伙三叩首，盡一盡咱們同學義氣情。」說罷了一齊跪在流平地。重根說：「諸公不必這樣行。兄弟我要能刺死伊賊子，就死在九泉以下也心明。諸公們好好安排保國的道，保全咱韓國不亡是正經。」他眾人叩頭一（已）畢抬身起，一個個淚珠點點濕前胸。重根說：「諸位請回多保守（重），小弟我忠心耿耿不改更。」一躬身辭別分手登吉路，後跟著侯珍相伴雲落峰。相[上占下內]等目送無影方回去，他三人談談論論往前行。

這一天到在碼頭元山地，他三人乘坐輪船撲正東。到在那海參崴把船下，上火車延路又往西北行。去煩詞簡斷捷說來的快，這一天到了哈爾濱江城。下火車入了肅靜的招商店，專等那伊藤來到把刺行。

話表安重根三人，來至哈爾濱，下了火車，找了一個雅素客棧，搬進去住了一個單房，暗暗打聽。人說伊藤才到長春，他三人店中等候。

白天上街閒走，忽見路南藥舖內，站著一位高麗人，好像寇本良。走近前，正是他人。本良見他三人到此，慌忙讓到屋中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們幾時節回國，到此有何事情？」重根一看，跟前無人，遂把幾時回國，到此大事，對他說了一遍。本良說：「此事很好，我要不為刺這老賊，那能到此？」重根說：「兄長逃走以後，怎麼到此？」本良說：「日人將師傅打倒，我見事不好，就舍了師，一陣好跑，跑了一氣，聽聽後邊沒動靜，我這才慢慢而行。行了兩日，到了奉天，在奉省探詢了幾天，遇見咱國幾個商人，上此處作生意的，我這才跟了他們到了此處。他們開了一個木梳舖，我幫了他賣貨。乾了二年，自己積了四百餘元錢，就在上海辦了點藥，在此處開了個藥舖，於今年有餘了。」重根說：「我們常訪兄長下落，無人知道，今日在此相逢，豈非無緣有幸。」本良說：「你們在店裡住之，甚是不便，不如搬到我家來。」重根說：「那倒很好。」本良令人同他們回店，將三人的行裝搬在藥舖後屋。夜間又用炸藥與他們加料做成幾個籽母，重根帶著，天天上車站等候。

這一天，是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，我國宣統元年九月十三日，伊藤坐著特別客車，來到哈爾濱。一時中國官、日本官、俄國官同接，俄國巡警排列車前，中國軍樂也去伺候。安重根雜在日本人堆中，商民齊看，人聲喧嘩，好不熱鬧哇！

好一位日本謀臣伊藤公，這一天坐了火車到哈城。驚動了中外各國眾官弁，俱都是火車站上去接迎。那一邊站的中國軍樂隊，這一邊站的俄國警察兵。來了那交涉局的劉總理，日領事川上、小池人二名。俄國的度支尚書人一個，可維夫昨本是他的名。外有那日本人民無其數，一齊的來到站上接伊藤。安重根雜在日本人群內，這時間正在上午九點鐘。

伊藤他火車來到站上了，慌了那中外各國官與兵。巡警官叫聲立正齊立正，又聽的軍樂洋洋聒耳鳴。中外的官員上前去接見，那伊藤慌忙下了客車中。走向上與各官員把禮見，說道是有勞列位來接應。他這裡正與各官把話講，未提防人群鑽出一後生。手中裡拿出七響槍一桿，對準了伊藤博文就行兇。忽聽的嗚又嗚又響七下，只見那伊藤倒在地川平。川上君右膀一（以）上把傷受，小池君左腿一（以）上冒鮮紅。俄國兵見事不祥圍上去，捉住了重根刺客不肯放鬆。刺客他大喊三聲韓國萬歲，眾兵丁將他送到衙門中。

中日人看見伊藤倒在地，急慌忙上前扶起驗身形。但只見胸前打進兩彈子，渾身上血星點點令人驚。吩咐人急刻抬至領事館，請來了日俄兩國大醫生。眾醫生方才來至領事館，那伊藤已竟嗚呼歸陰城。他亡年正在六十零九歲，也算是亞洲多智大英雄。都只為他的心腸太毒狠，所以才忠烈俠義不能容。再不能統監外國弄諷計，再不能暴虐韓民不太平。這一回路途之中被了刺，也算是為國為民喪殘生。

領事官無奈含悲先成殮，然後一封電奏到東京。將刺客打在木籠囚車內，跟靈車一同送到奉天城。將伊藤棺槨送回本國去，將刺客送在旅順審判廳。

審判官坐在上邊開聲問，叫一聲：「行刺之人你是聽。我問你因為甚麼來行刺？」重根說：「替我國家報冤恒。我今日事已作成遂心志，但願之早早賜我歸陰城。」審判官再三鞫訊無別供，擬下個抵償之罪梟首刑。法場上含笑就刑真杰士，就死後神色不變面如生。這才算韓國英雄第一位，落下個名標青史永無窮。咱這裡壓下此事且不表，再把那本良三人明一明。

話說他三人見重根那時刺了伊藤，喜出望外打聽解送旅順，拋了藥鋪後趕而去。候著重根斬訖，夜間盜屍成殮，送回平壤。會上一見，又悲又喜。喜的是伊藤已死，悲的是重根已亡。他大家哭奠一番，擇地安葬，養其老小而已。論伊藤是謀臣，不足為忠，專務競吞，不行仁義，不思守國安民，只想奪地戕生，有詩歎曰：

弱國強吞事可傷，弔君何必苦爭忙。只因貪戾行欺詐，功未成時身滅亡。

又曰：

暴虐從來不久存，秦吞六國漢平秦。只興有道伐無道，好惡拂人災及身。

又贊美安重根詩曰：

報國雄心盈宇宙，忠君正氣貫韓京。於今皓月臨皓骨，普照千秋仰大名。

話說李相[上占下內]等葬安重根，回到會上去了。單說伊藤的棺槨，回到東京，日皇帥（率）領滿朝文武官，接出十里之外。到了家中，發喪已畢，埋葬起來，封其子文吉襲男爵。